

〔宋〕唐庚撰 唐玲校注

唐庚詩集校注

中華書局

〔宋〕唐庚撰 唐玲校注

唐庚詩集校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唐庚詩集校注/(宋)唐庚撰;唐玲校注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6.8

ISBN 978-7-101-11730-1

I. 唐… II. ①唐…②唐… III. 宋詩-注釋
IV. I222.7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91482 號

責任編輯: 劉彥捷

唐庚詩集校注

[宋]唐 庚 撰

唐 玲 校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· 20½ 印張 · 2 插頁 · 466 千字

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2000 冊 定價: 7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1730-1

序

門人唐玲女士欲注宋詩人唐子西庚之詩以爲博士論文，求決於余，余曰：「善哉，其詩宜注、當注也。」

夫子西之作，前人愛之者多矣。張子賢邦基品其詩曰：「子西詩多新意，不沿襲前人語。」（墨莊漫錄卷九）熊叔雅彥詩評其文曰：「語簡而意足，可法也。」（清波雜誌卷四）劉後村克莊統其詩文而讚之曰：「唐子西諸文皆高，不獨詩也，其出稍晚，使及坡門，當不在秦晁之下。」（後村詩話卷二）羅景綸大經歎其「山靜似太古，日長如小年」句以爲妙絕（鶴林玉露丙編卷四）。吳正傳師道則尤譽不容口，曰：「以予評之，規模意度，殆是陳無己流亞也。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，必曰陳簡齋；對偶工切，必曰陸放翁。今子西所作，流布自然，用故事古語，融化深穩，前乎二公，已有若人矣。」（吳禮部詩話）吳孟舉之振則概其風調而言之曰：「今觀其結束精悍，體正出奇，芒燄在簡淡之中，神韻寄聲律之外，雖云後出，固當勝爾。」（宋詩鈔）錢槐聚先生當世論詩巨擘，亦稱子西之詩最爲簡練緊湊，於蘇黃

詩弟子外，其詩藝與賀方回鑄爲最高（宋詩選注）。唐氏誠可謂繼蘇黃之後異軍突起而下接簡齋、放翁者矣，此宋詩幹流之所逕，然則欲研宋詩，安可棄子西之作而不顧；欲注宋詩，安可舍子西之集而不注哉！然而注之一事，談何容易耶！

子西自說曰：「詩最難事也。吾於他文不至蹇澀，惟作詩甚苦，悲吟累日，僅能成篇。初讀時未見可羞處，姑置之，明日取讀，瑕疵百出，輒復悲吟累日，反復改正，比之前時，稍稍有加焉；復數日，取出讀之，病復出。凡如此數四，方敢示人，然終不能奇。」其言作詩之難如是，庸詎知注詩之難遠過於作詩之難乎！舊日惟老師宿儒書窮萬卷者始克勝任，今茲雖有電子檢索爲之助，可免旁搜遠紹之費時，而揀擇之能亦非多識前言往行者不可也。余意頗欲沮唐生之所欲爲，而其志彌堅。余重違其意，思之再三，許焉。

唐生遂以當注與不當注爲請，余曰：「以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爲讀者可也。舉凡今典、古典、出處、意象、人物、制度、地名等，其所不知者，宜一一爲之詮解。」又告之曰：「爲詩作注，亦當效子西作詩之苦，涵泳累日，反復改正，庶可少其疵病，而無負古人之苦心矣。」生僉以爲然，退而作注，亦時時商略於余，數作增刪，八易寒暑，而終藏事焉。余讀其稿，

頗覺過於所望。而其中闕疑之處，亦余所不知者也。今承中華書局俞允版行，當可就教於當世大方之家矣。是爲序。

丙申夏至龍游劉永翔寂潮父撰於滬西之蓬遠樓

前言

唐庚（一一七〇—一二三〇），字子西，眉州丹稜人，北宋末著名詩人。進士出身，後官宗子博士。宰相張商英薦其才，除提舉京畿常平。因受到張氏政敵的打擊，貶謫安置惠州。在惠六年，遇赦復官，提舉上清太平宮。歸蜀時，在道病卒，年五十一。

劉克莊詩云：「一州兩遷客，無地頓奇才。方送端明去，還迎博士來。」（一）所謂「兩遷客」與「奇才」，即指蘇軾與唐庚，二人均為四川眉山人，晚年亦皆被貶惠州。由於唐庚與蘇軾有籍貫與經歷上的略同，再加上他對蘇軾的仰慕和對蘇詩的取法，使他贏得了「小東坡」的美譽。雁湖居士李壁說：「唐子西文采風流，人謂為『小東坡』。」劉望之說：「唐子西善學東坡，量力從事，雖少，自成一家。其詩工於屬對，緣此遂無古意，然其品在少游上。」林希夷說：「唐子西學東坡者也，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，間有直致處，然無一點塵俗，亦佳作也。」（二）

和蘇軾一樣，唐庚在文學上的成就不僅限於詩，他還善於作文，賦、論、記諸體莫不出

色當行。宋人陳淵書唐子西集後云：「今人得蜀人唐子西詩文二百餘篇於吳少繚，反復玩味，不能釋手，真佳作也。余觀近世文人，其議論精深，雅有先輩風流，的然可施於用，如此公殆無而僅有也。」^{〔三〕}劉克莊說：「唐子西諸文皆高，不獨詩也。其出稍晚，使及坡門，當不在秦、晁之下。」^{〔四〕}吳之振的評價則還要高，他說：「劉潛夫謂其出稍晚，使及坡門，當不在秦、晁下。今觀其結束精悍，體正出奇，芒燄在簡淡之中，神韻寄聲律之外，雖云後出，固當勝爾。」^{〔五〕}至於其他文體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：「其文長於論議，所著名治、存舊、正友、議賞諸論皆精確。」^{〔六〕}唐庚還別具史識。所著三國雜事二卷，不拾前人餘唾，見解精闢獨到，後人譽爲「評史斧鉞」（徐勣序）。議論之精深精確，自與唐庚平時縱覽古今、究心治道有關。而詩文能獲得如此好評，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對文學創作有自成一家的見解和經驗。唐庚晚年回到京師，與强行父等人相遇，與他們說詩談藝，其語爲强行父於二十多年後追記成帙，號唐子西文錄，其中甚多甘苦之言、褒貶之語，爲許多詩話總集所收錄，亦屢爲後世文學批評家所引用^{〔七〕}。

然而，這樣一位傑出的文學家，自元明以來，似乎不爲大衆所關注。東坡詩集至今已有多種注本，而「小東坡」唐庚的詩歌卻無人爲之作鄭箋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。本人

緣此不自量力，發願爲唐庚詩作一注本，也算是「發潛德之幽光」吧。

一、關於唐庚的生平

有關唐庚之生卒年有多種記載，迄今尚無定論。

其一，生於熙寧三年（一〇七〇），卒於宣和三年（一一二一），享年五十二。據唐庚所作亡兄墓銘：「吾少兄十有五年……兄以崇寧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家。」銘曰：「五十二年塵歸土。」（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六）唐庚兄瞻卒於崇寧五年（一一〇六），時五十二歲，可知其生於至和二年（一〇五五）。唐庚少兄十五年，故當生於熙寧三年。又據唐庚友人呂榮義爲其文集作序稱：「先生死不一年，果有彙其文以來京師者……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序。」則表明唐庚卒於宣和三年。以熙寧三年至宣和三年計算，則唐庚享年五十二而卒。

其二，生於熙寧三年（一〇七〇），卒於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，享年五十一。據東都事略和宋史本傳：「歸蜀，道病卒，年五十一。」（八）以及強行父輯錄唐子西文錄：「宣和元

年，行父自錢唐罷官如京師，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。……明年正月六日而別，先生北歸還朝，得請宮祠歸瀘南，道卒於鳳翔，年五十一。^{〔九〕}以此推知，唐庚生於熙寧三年，卒於宣和二年，享年五十一。

其三，生於熙寧四年（一〇七一），卒於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，享年五十。唐庚子文若在書先集後中言：「先君年二十擢第，四十南遷，五十而死。」有學者認為，唐文若提及父親的卒年，絕不可能用概數，如果唐庚壽五十一，其子卻說是五十，這在當時是極為不敬極乖情理也是極不可能的，因此五十必非虛舉而是實數。而將唐庚生年定於熙寧四年，雖無明確文獻記載，卻與唐庚其他詩文所述年月較為吻合，若定於熙寧三年，則多抵牾（一〇）。

筆者認為，唐庚親自爲亡兄唐瞻所作之墓誌銘，必然比其他推論更爲可靠準確，依據墓誌銘記載推算，唐庚當生於熙寧三年。而據東都事略、宋史本傳，以及與唐庚過從甚密的強行父所輯文錄，都記載唐庚年五十一而卒，故可將其卒年定於宣和二年。

唐庚父淹字彥通，嘉祐、治平時已爲蜀中名儒，「西南學者爭宗師之」（唐先生行狀，眉

山唐先生文集卷一〇。其母史夫人爲眉州青神縣人，亦出身於書香世家，「常躬課諸子讀書，至丙夜乃寢」（史夫人行狀，同上）。唐庚自幼承襲家學，勤思博覽，遍觀經史子集，爲日後舉進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在文學創作上，他亦呈現出「小荷才露尖尖角」之姿。其弟唐庾稱：「予兄子西自齠齔學爲文，出言已驚人，如賦明妃曲、題醉仙崖什、上任德翁序之類。時年方十四五，老師匠手見之，無不褫魄落膽。」（弟庾序）

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，唐淹、史夫人先後病卒。約兩年多後，唐庚守喪期滿，前赴京師（中秋遇雨感懷呈世澤彥直），隨即入太學，並於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）進士及第（「光緒」丹稜縣志卷五）。自此，歷任利州治獄掾、閬中令、綿州錄事參軍、鳳州教授（上蔡司空書）。大觀四年（一一一〇），唐庚受張商英舉薦，赴京爲宗子博士，不久即除提舉京畿常平（東都事略卷一一六、宋史卷四四三）。十餘年來，沉浮下僚，此次赴京任職，可以說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個小高潮。然而好景不長，是年九月，唐庚即被罷官，安置惠州（二）。

關於唐庚被貶惠州之由，約有兩說：一說是張商英罷相後，他因連坐而被貶。如東都事略、宋史唐庚傳皆云：「商英罷相，庚亦坐貶，安置惠州。」據唐庚南征賦云：「始攝提

之孟冬，余負罪而南馳。」攝提爲寅年，即大觀四年孟冬（十月），唐庚已離京赴惠。而張商英罷相則在次年政和元年（一一一一）八月（宋史卷二〇徽宗紀二、卷二一二宰輔表三），晚於唐庚貶謫十月之久，故連坐之說不確。另一說是何執中等人欲除張商英而後快，故先以唐庚爲打擊對象。宋史張商英傳云：「何執中、鄭居中日夜醞織其（商英）短。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，竄之惠州。有郭天信者，以方技隸太史。徽宗潛邸時，嘗言當履天位，自是稍睽寵之。商英因僧德洪、客彭几與語言往來，事覺，鞫于開封府。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，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。」（三）唐貶實在張前，宋史紀事本末亦取此說，是。

自政和元年至五年，唐庚貶官安置惠州。六年的貶謫生涯，正是詩人「窮而後工」的創作黃金期。在惠州，唐庚與當地名人高士交游唱和，閒暇時也游覽名勝古跡，頗得「江山之助」。在他筆下，無論是感賦雜詠、懷人思鄉，亦或是狀景摹物、覽古思今，都飽含了款款深情。故劉克莊稱：「（惠州詩）曲盡南州景物，略無遷謫悲酸之態。」（三）

政和五年秋冬之際，唐庚離惠北歸（船娘銘、水東廟記），於次年五月至江陵，寓居沙頭，停留約有一年之久。此後便由江陵溯江西行，經夔州（舟中）、江津（黎氏權厝銘）、瀘

州（再上張觀文書四幅），九月返回家鄉丹稜（答合守程元老書）。

宣和元年，唐庚奉命赴京師（將赴闕有感示聘），至京後寓居景德寺，與呂榮義、強行父交往（呂榮義序）。次年，唐庚與強行父分別，還朝請宮祠，終請得提舉上清太平宮，歸蜀，道卒於鳳翔（唐子西文錄）。

二、關於唐庚的詩

北宋詩壇人才濟濟、名家輩出，在歐、王、蘇、黃等巨匠的耀眼光環之下，唐庚自難躋身於一流詩人之列，然其詩頗耐人咀嚼，別具風味。錢鍾書先生指出：「在當時不屬『蘇門』而也不入江西派的詩人裏，賀鑄跟唐庚算得藝術造詣最高的兩位。」（宋詩選注）賀鑄小傳）評價之高可知。

唐庚爲詩所追求的是一個「工」字，爲了達到這一境界，他苦吟甚至悲吟不已。他說：

詩最難事也。吾於他文不至蹇澀，惟作詩甚苦，悲吟累日，僅能成篇。初讀時

未見可羞處，姑置之，明日取讀，瑕疵百出，輒復悲吟累日，反復改正，比之前時，稍稍有加焉；復數日，取出讀之，病復出。凡如此數四，方敢示人，然終不能奇。

（自說）

詩有各家，而各家心目中的「工」是不一樣的。唐庚之所謂「工」，從他上面一番話看來，則是不能形於「蹇澀」，不可留有「瑕疵」，最高的理想是「奇」，而其具體表現則在屬對、隸事、造語、詩律及組織結構上。

（一）屬對

劉勰云：

言對爲易，事對爲難。反對爲優，正對爲劣。言對者，雙比空辭者也；事對者，並舉人驗者也；反對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對者，事異義同者也。長卿上林賦云：「修容乎禮園，翱翔乎書圃。」此言對之類也；宋玉神女賦云：「毛嬙鄣袂，不足程式；西施掩面，比之無色。」此事對之類也。仲宣登樓賦云：「鍾儀幽而楚奏，莊舄顯而越吟。」此反對之類也。孟陽七哀云：「漢祖想枌榆，光武思白水。」此正對之類也。凡偶辭胸臆，言對所以爲易也；徵人之學，事對所以爲難也。幽顯同志，反對所以爲

優也；並貴共心，正對所以爲劣也。（二四）

所謂「言對」，指詞性之對仗而言，而所謂「事對」，則指「隸事」之對仗而言，也就是用典相對。

關於唐庚詩的屬對之妙，前人早已矚目，稱美者甚多。

於其「言對」之妙，劉克莊云：

「潮田無惡歲，酒國有長春。草木疑靈藥，漁樵或異人。」「花開不旋踵，草薶復齊腰。」「團扇侵時令，方書遣晝長。」「問學兼儒釋，交遊半士農。」「國計中宵切，家書隔歲通。」「關河先隴遠，天地小臣孤。」「山靜似太古，日長如小年。」皆唐子西惠州詩也。曲盡南州景物，略無遷謫悲酸之態。七言如「身雜蜚中誰是我，食除蛇外總隨鄉。」「驥子能吟青玉案，木蘭堪戰黑山頭。」亦甚工。（二五）

除了「驥子」一聯外，所舉皆是言對，「踵」「腰」是身體對；「花」「草」是植物對；「時」「晝」「惡歲」「長春」「中宵」「隔歲」「太古」「小年」皆時令對；至「草木」「漁樵」「儒釋」「士農」「關河」「天地」皆並列對；「團扇」「方書」之對則可看成反對，因「團」是圓的意思，而「方」雖指藥方，也可看成「方圓」之方，屬於「借對」。自然，對仗只是

修辭的一種技巧，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詩句能「曲盡南州景物」，即爲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服務。

至其「事對」之妙，胡仔云：

子西詩多佳句，如「兒餒嗔郎罷，妻寒怨稟砧」；「十年駒局促，萬事燕差池」；「脱使真能去窮鬼，自量無以致錢神」。此用事對屬精切者。……子西尤工對屬，佳句不可盡舉，姑言其大概如此。（二六）

除了第一例「郎罷」「稟砧」之對實際上只是言對以外，其他二例皆可歸入「事對」之列。「駒局促」，用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「今日廷論，局趣效轅下駒」之典，「燕差池」，用詩經邶風燕燕「燕燕于飛，差池其羽」之典；「窮鬼」出自韓愈送窮文，「錢神」出自魯褒錢神論。其妙已開陸游律詩巧對的先河。

吳師道是第一個看出唐庚詩與陸游詩在這一方面的共同特點的，他說：

唐子西詩文皆精確，前輩謂其早及蘇門，不在秦、晁下。以予評之，規模意度，殆是陳無己流亞也。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，必曰陳簡齋；對偶工切，必曰陸放翁。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，用故事古語融化深穩，前乎二公，已有若人矣。劉後村詩話嘗舉

十餘聯，考其集中蓋不勝舉也。（二七）

這一相似當非偶然，陸游與唐庚間實有淵源，陸氏家世舊聞中說：

唐子西庚晚自嶺表歸，客荊州，與處厚、居正兩舅氏游，因通譜爲兄弟。其自荊州歸蜀也，來別兩公，而居正出，獨見處厚，約復來卜鄰，且留詩爲別曰：「舊交零落半存亡，晚歲荊州得兩唐。臨別眼中無小謝，再來天外有他揚。預行後日誅茅地，要近先生避世牆。會與幽人數晨夕，安能結客少年場。」（二八）

處厚即唐恕，居正即唐意，唐庚晚年與其交好。詩領聯「小謝」「他揚」、頸聯「後日」「先生」之對，既工又巧。而陸游詩中此類甚多，若說受到唐庚的啓發，似乎也不中不遠。

（二）結構

除了屬對之工以外，唐庚對詩的整體結構也十分注意。

如其懣雨詩云：

老楚能令畏壘豐，此身翻累越人窮。至今無奈曾孫稼，幾度虛占少女風。茲事會須星有好，他時曾厭雨其濛。山中賴有萊糧足，不向諸侯托寓公。（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）